

剪影集

蓬子創作



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1933

一九三三，三，十 付排
一九三三，五，一 初版

1——3000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實售大洋九角

兄弟·····	一
意外·····	三八
黃昏的煙靄裏·····	六九
一個人的死·····	一一六
雨後·····	一五三
幸福的秋夜·····	一七九
一幅剪影·····	二一三

兄弟

一

一個二月的春天的傍晚。空氣很清新，你走到田野上，便會聞到新抽的柳葉和嫩草的氣息。太陽沈到山下了。可是天色依舊很明亮。白的雲，沒主兒的小船似的，在碧藍的天空裏，飄着飄着，像誰在那裏划着槳。好天氣，誰不想多做點兒活計，便是黃的牛，黑的牛，也不像平日那樣到了這時候就放他去休歇，還得拖着一架又笨又重的大犁，再多耕個三分四分地。

可是，這許多耕牛中間，偏偏沒有王大保家那一頭，那一頭禿了毛的

黑牯牛。老平靠着肚子裏的三碗酒，有精神，也有那少見的輕鬆的腳步。從白馬坡的東頭踏到西頭，足足有二里路，可彷彿一轉眼就走完，眼前橫着一條白洋洋的白馬河了。陷在泥窪裏不知多少次，一雙新草鞋給漿得像穿過十天八天，踏過山路也踏過水塘的樣子，一條青布褲上也濺了許多泥餅子。可是光着眼睛留心瞧過去，阿楊家的，老奎家的，毛頭家的，一頭頭都在這裏喘着氣爬，偏偏看不見王大保那頭禿毛牛。於是，照例灌下黃酒就會湧上來的，哥哥吩咐他什麼就會去做什麼的那種高興和起勁，慢慢的變成不耐煩，腳頭也滯重了。

風從河面上吹來，夾着河水的潮濕和寒涼。酒力褪下去了，風打到臉上，有點冷。中午穿着恰恰舒服的夾襖是經不起這傍晚的薄寒了。於是，老平的嘴巴就咕嚕咕嚕的響起來，咒着，埋怨着。

『借了錢，到時候不還！等人家來牽牛，還要躲！可又躲到那裏去？就是上天入地也要追到你！』

這麼一咕嚕，彷彿今天這裏沒見王三保，真像他事前得到了風聲，躲開了。於是，扭着個生氣的面孔，白着眼，冤冤枉枉的只好空手走回村裏去，再打算。

『老平哥，真勤呀！這麼晚，還自己出來看田地。』老奎耕完地，要回家去，一頭老牯牛一搖一擺的跟在後面。

『那裏呢！你看這什麼話。媽媽的，我老平一向只靠天吃飯，聽天命的。——不過，毛頭，我有句話問你，王大保這傢伙今天可出來？』

『他麼？又病啦！五六天沒出來，聽說這回不很輕。大概也是天數，平常辛辛苦苦的起早落夜，省吃儉用的，總想多幾個錢，好還債，可是一

個月裏邊總得躺上幾天。——你找他有什麼事情嗎？』

老平不再答應。也不去聽老奎的繼續的歎息：「天也沒眼睛，一個年紀青青的小伙子，叫他生上這有錢人家的癆損病！」現在人有了着落，腳步自然又輕鬆，冷風吹來也不覺得，只緊緊的向前走去。

到了王大保的茅屋前，天色已經很晚，是上燈吃飯的時候了。可是他家的兩扇板門却虛虛的掩着，燈也沒有點，望進去黑洞洞的。等到打開門，闖進裏面，更是昏黑到什麼東西都看不見。只聽見一陣淒慘的啞啞的又哭泣的聲音，但也突然停住了。接着彷彿有人在摸索着，大約是點燈。等到點上燈，一個蓬着頭髮，紅着兩隻核桃似的腫脹的眼睛的老太婆，王大保的老娘，抖索着手移過一條板凳，慌忙招呼老平坐下。

王大保躺在一張板床上。也沒有帳子。只蓋上一條破爛的薄被。頭露

在外面，蠟黃的，沒有肉也沒有血，甚至嘴唇也癱下了。要是沒有那口斷斷續續的喘息，正和死人的顏色一樣。彷彿聽見有人進來，勉強睜開了眼皮。看見是老平，心裏想要招呼，可是那軟軟的頸子再也抬不起來，只動了動眼珠。

老太婆抬起袖口揩揩她淚水未乾的眼睛，抽噎着說：『大保這老病本來一個月要發一次，不過不怎樣，躺幾天就會好的。這一次，一來就是大口大口的鮮血，一個時辰沒有停，當時幾乎把自己這老太婆都嚇昏啦。以後一直五天咽不下東西，不是吐，便是昏昏的睡。想請個醫生替他看看，又沒有錢。昨天到觀音寺去求了張佛籤，吃下去也不靈。倘使萬一有個山高水低，那怎……』話說不下去，眼淚又掛下了。大保彷彿聽得不耐煩，無力的又閉上眼皮。

這一來，把老平也弄得心神撩亂，忘記自己尋到這裏來的差事了。眼前是，一盞暗沈沈的慘綠色的煤油燈，一張霉臭的破舊的板床，一個呻吟着的垂死的病人，一個哀哭着的可憐的老太婆。於是老平什麼話也不提，倒像一個來看病的客人似的安慰着老太婆：

『老姥姥，你不要急。一個人病痛總有的。只要躺幾天，大保就會好起來……』

但王大保這時忽然又睜開眼睛，感謝似的，用疲乏的眼光望望老平，於是，心裏更加難受，正說着的話忽然噁住了。低下頭去，床前有一團濕膩膩的腥臭的東西，模糊在地板上。唔！意識到這是血！

『謝謝老平哥的金言！——但願皇天保佑，大保這孩子會馬上健起來……』老太婆勉強的笑着。

要再在這裏坐下去是不可能了。好像身上心上都有螞蟥在抓着，怪不安的。於是，勉強模模糊糊的搭訕了一陣，便溜似的，慌慌忙忙的出來了。

走到外邊，總算透過一口氣，一顆怔忡着的心又安定了。於是，自己是來牽牛的，這差事也記起來。自己化了許多氣力，跑了許多冤枉路，這倒滿不在乎；只是怎麼去交待哥哥呢？尤其是，尋到王大保後關於討錢的事一個字也不會提，這話說給他聽準會發脾氣！但是，但是，要自己說也說不出一個理由來，總覺這時候便是響一聲也罪過的。

風很冷。路上沒有人行走。一簇簇的瓦屋擠得緊緊的，在昏沈的夜色裏聯成一片。幽暗的燈光從窗戶裏漏出來，還可以聽到屋內的嘹亮的笑聲和談話聲，是大家都吃過夜飯的時候了。冷風打在臉上，不覺得。彷彿肚

子也不餓。只脚步老踟躕着，沈重的跑不快，雖然心裏也想到哥哥也許等得心焦罷。

果然，哥哥已等得非常心焦。到了天黑還不回來，只好先吃飯。飯後兩夫妻在廚房裏喝茶，閑談，也提到老平的沒出息，做事老是懶洋洋的，不放在心上。看到他蹩進來了，哥哥就擺出一個做哥哥應該擺的架子和身份，沈下個臉，不高興的說：

『你怎麼弄到這時候才回來呢？牛牽來沒有？』

一時答不上，躊躇着；可也終於迸出了兩個字：『沒有。』

『爲什麼呢？』冷冷的問。

老平要想解釋，但怎麼也解釋不出來。眼前又浮起一盞暗沈沈的慘綠色的煤油燈，一張霉臭的破爛的板床，一個呻吟着的垂死的病人，一個哀

哀哭着的可憐的老太婆，和那一灘濕膩膩的腥臭的血！

『你說，到底爲什麼？』

等老平化了許多氣力，說出他那個可笑的理由的時候，哥哥只用鼻子哼了一聲，冷笑着說：

『哼，你心腸真慈悲，會做好人！——不過一個人不要老是做傻瓜，也要張開眼睛看看世界的；這時勢，要是你身邊沒有錢，那個會來供養你！而且小雲慢慢的大起來了，給他娶門親事，也得先積個三四百塊錢。不要老是一口黃湯灌下去，兩隻耳朵就軟到像粉捏的，經不起三句四句的好話；別人只要哄哄你，就會老老實實的去上當！』

聽着哥哥的埋怨，也不辯。嫂嫂要起來預備菜飯，也推說肚子不餓；其實是不想在哥哥家裏吃飯了。等哥哥的氣憤稍稍平一點，就慢慢的盤出

來，滿肚子的不快活和不自在。

回到家裏，小雲正伏在灶邊洗飯碗，洗筷子。看到爸爸回來了，就忙着問夜飯吃過沒有。老平點點頭，吩咐他溫一壺酒。同時覺得這孩子，才不過十三歲，也算他夠能幹了；會種地，會砍柴，也會挑水燒飯，也會時候爸爸。不過，哥哥的話也是對的，人大了，也得幹緊替他留心一門親事。可是那裏來的錢？自己是，不賭錢，不偷婆娘，一生規規矩矩，什麼嗜好也沒有；只喝口黃酒。難道就是這一口黃酒，把家境愈鬧愈恐慌，手頭也愈來愈拮据了？天曉得！於是，心裏有點酸，看看這勤懇的孩子也實在太可憐！

二

自從那天受了一肚子悶氣以後，老平就有半個多月沒有上哥哥家裏去

的。本來這兩兄弟，性情，脾氣，行爲，自來都合不攏的。雖然哥哥每年多錢，家道一天比一天的興隆；可是他那盤剝的勁兒，一個直心腸兒的老平實在有些看不過去。每逢別人誇揚哥哥的時候，總是搖着頭歎氣：算啦，我寧可窮些！不過哥哥到底是哥哥，他又是一位地方上的大紳士，再加娘臨死的時候再三叮囑過，兄弟是拆不開的手足，就是大難到來的時候，也要兩條命合成一條命；所以每逢春漁先生吩咐老平做事的時候，還不是照樣的替他去做而且有時做得很周到，連春漁先生也覺得滿意；雖然事後總要不快活好幾天，黃酒也要沒來由的多喝好幾碗。

可是自從那天受了一肚子悶氣以後，老平真的下了個決心：沒有事，以後就不往來罷。反正分開人家，各人吃各人的，沒個牽纏倒心裏也自在些。哥哥的狠心腸兒實在看不入眼呢！

於是，沒有事，便踱到徐茂公家裏去坐坐。這老頭子，年紀七十多歲了，頭髮也疏疏落落的沒剩幾根了；可是他天生的少年性兒，又是和老平一樣的直心腸兒，因此兩個人很說得上。不過這老頭子境遇很悲慘：大兒子一直瘋癱在床上，老二被兵大爺拉去抬子彈，五六年沒有消息，一家婆媳兒孫十一口，全靠徐茂公和老三去掙扎：因此無論怎樣也周轉不過來。春天慢慢的更暖和了。今天又是一個好天氣。僵了的樹枝蘇軟過來，又掛上怪惹眼的嫩葉兒。一隻啾啾啼着的麻雀，飛起了，樹枝便跟着在明亮的陽光裏顫巍巍的抖個不住。便是人，也只消穿件夾襖，手和腳都可以自由活動了。

吃過中飯，老平吩咐小雲上後山砍柴去；自己照例的打上門，踱到徐茂公家裏來扯白話。

這時徐茂公正在廊下扇着一個泥爐子，看見進來的是老平，就笑嘻嘻的頓着頭：

『喔呀，我們的關老爺，又是面孔紅紅的，真好福氣！』

『老叔，你我還說笑話嗎？論福氣，自然要算你。』

這話很中聽，徐茂公很得意的放下手裏的爐扇了。『老平，不是我自已說，論福氣，你真輸我遠啦。就算老大一直病，老二又沒有消息，我眼前還是兒孫滿堂的很熱鬧。不過，』臉上忽然露出了一團寂寞的苦笑，『拆穿來說，其實也就是更苦！』

老平坐下了。泥罐子上盤旋着一陣淡白色的水汽，傳到鼻管裏，怪焦苦的。

『什麼，誰又病啦！你不是在煎藥嗎？』